

新苗文化
心燈 H/2



戴夫的故事

A MAN NAMED DAVE

愛與奉獻 戰勝一切！

作者◎戴夫·佩澤 DAVE PELZER

譯者◎史錫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戴夫的故事／戴夫·佩澤(Dave Pelzer)著；
史錫蓉譯。——一版。——臺北市：新苗文化，
2000[民 89]

面： 公分。——（心燈；M12）

譯自：A man named Dave

ISBN 957-0360-46-1(平裝)

1. 佩澤(Pelzer, David J.)—傳記 2. 受虐兒童—傳
記 3. 兒童保護

785.28

89009533

戴夫的故事

A MAN NAMED DAVE

戴夫·佩澤 (Dave Pelzer) © 著

史錫蓉 © 譯

目錄

第一章	結束	005
第二章	飛離	037
第三章	家書	057
第四章	願想	077
第五章	逝去	097
第六章	重整	137
第七章	莽撞的遠征	155
第八章	轉變	179

第九章	天賜	217
第十章	探源	233
第十一章	自己的事	253
第十二章	永別	267
第十三章	曲終人散	287
第十四章	決心	307
第十五章	所有美好的事物	339
後記		355



作者聲明

為了保護當事者的隱私權，本書中的人物有些使用化名。

和前兩本一樣，本書的表達方式和想法，是根據事件當時我的觀點來寫的。

這本書的用意絕不在於要報復什麼，而是要呈現我生命轉化的過程，以及從中汲取的寶貴經驗。

第一章

結 束



一九七三年三月四號

加州達利市

我怕極了。我的雙腳冰冷，肚腸哀求食物，咕嚕直叫。置身於漆黑的車庫中，我豎直耳朵，企圖捕捉樓上母親翻身時床鋪發出的任何細微聲音。我同時能藉由母親頻頻乾咳的強度，分辨出她是仍舊沈睡，還是就要醒轉過來。再幾分鐘，另一個煉獄般的日子就會展開。儘管我知道上帝也恨我，我仍然盡力閉上眼，迅速地咕噥一句禱詞。我躺在破爛的行軍床上，連一張毯子也沒得蓋，因為我不配作「這個家庭」的一員。我將身體緊縮成一團，盡可能保持溫暖。我把上衣的領口往上拉，包裹住頭，想像呼出的空氣能保持臉耳的溫暖。我的兩隻手，不是用雙腿緊緊夾住，就是塞進胳膊窩裡。在鼓起足夠的勇氣，並且確定母親已進入沈睡的狀態下，我才敢從一堆髒布裡，把最上面的一塊偷過來，緊緊裹住雙腳。為了保暖，我不顧一切。

能夠保暖，就能活下來。

我處於身心俱疲的狀態；已經一連數月，我都無法逃避到睡夢中。我一再嘗試，就是無法再入睡。太冷了，我的膝蓋止不住地顫抖著。我謹慎地互搓雙腳，因為我覺得，任何太快的動作都會被「那個母親」聽到。沒有「母親」直接下達的命令，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即使明白她在樓上我兄弟臥室的下鋪熟睡著，我依然覺得她宰制著我。



母親向來都辦得到。

我拚命地回憶過去，腦袋裡的畫面開始轉動。我很清楚一點：為了要活下來，我必須尋求過去的經驗。除了食物、溫暖和活命，我無時不在想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母親要如此待我。

我第一個和母親有關的記憶是畏懼和戒備。我，一個四歲大的孩子，已經能從母親說話的聲調，分辨出自己那一天會受到怎樣的待遇。當她耐心和氣時，她是我的「媽咪」。但是，當事事都不順她的心，事事惹她生氣時，「那個母親」——一個冷酷、邪惡、隨時會動粗的女人，便取代「媽咪」的位置。很快的，恐懼使我不敢忘掉「那個母親」的存在；沒有先徵求她的同意，我連上廁所都不敢。

同時，那麼小年紀的我就了解到，她酒喝得愈凶，我的媽咪就離我愈遙遠，而「那個母親」的存在就愈加強勢。在我不到五歲的某個週日下午，母親喝醉又對我施暴時，曾在無意之中把我的手臂拉脫白了。這時，母親的眼睛立刻瞪得像銅幣那樣大。她知道她越過界了。和平日擱耳光、拳打腳踢和推下樓梯相比，這次的嚴重度遠超過以往。但即使在那時，母親仍舊以編造謊言來掩飾。翌日，開車送我到醫院後，她對著醫生哭訴我如何從上鋪掉下來的情節。她一再描述她如何拚了命的搶救我的過程，如何的為自己的反應遲鈍而不能原諒她自己。那個醫生只是聽著，眼睛眨也不眨。回到



家，我那個受過急救訓練的救火員父親，對母親離奇的說詞，沒有提出半點兒質疑。之後，當母親把我摟在胸口時，我曉得，我絕不、絕不揭露這個祕密。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多少還是存著一絲奢念：一切終究會回復到我和媽咪共處過的美好時光。我真的相信她會突然從酒醉中清醒，將「那個母親」永遠逐出。身為一個四歲大孩子，當時又被母親抱在懷中，我以為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母親終將改頭換面。

但是，唯一改變的是母親憤怒的強度，以及我和她之間不為人知的關係。到了我八歲的時候，她不再容許別人提起我的名字，而用「男孩」取代「戴夫」的稱呼。但很快，「男孩」似乎也太親密了，所以她決定叫我「它」。由於我不再是「那個家庭」的一員，於是把我趕到車庫去睡。當我沒有待在樓梯間底層時，我的作用便是執行著像奴隸一樣的雜務。如果不能在母親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不僅要挨打，還不給我食物吃。母親曾經不只一回的一連一個星期以上不餵我東西，在母親所有的控制「遊戲」中，她最喜歡利用食物作為她最後的武器。

她對我做的事愈變態，就似乎愈覺得自己可以從她任何的「遊戲」中全身而退。她把我的手臂拉到瓦斯爐火上的那一次，她告訴一臉驚訝的老師們說，我是玩火柴才把自己燒傷的。而刺傷我胸口的那一回，她則對我嚇壞的兄弟說，我試圖攻擊她。

多年來，我拚命的想以智取勝。在母親打我之前，我會繃緊部分的身體；她不給



我東西吃時，我便到處偷取殘羹剩肴；她把粉紅色的洗碗精灌進我的嘴裡時，我就趁著她沒看見，背過身去，將一直含著的洗潔液吐到車庫的垃圾桶裡。擊敗「那個母親」對我而言，意義非比尋常。

作夢是我唯一逃避的方式。當我仰著頭坐在樓梯間的底層時，我看見自己就像我心目中的英雄超人一樣，飛翔在天空上。劇中克拉克·肯特這個身分，就是被稱為「它」的那個我——一個吃垃圾桶裡的食物、被人嘲弄而與四周格格不入的棄兒。但當我癱在廚房的地板上，一動也不動的時候，我心裡明白，我就是超人。我知道我擁有一股內在的力量，一個不為人知的神祕身分。我甚至相信，如果母親對我開槍，子彈打到我身上，會再彈回去。不管母親發明什麼絕招，不管她把我揍得多慘，我終究會戰勝她；我終究能活下去。當我無法將痛苦和孤單排除時，我只需緊閉雙眼，就能「飛離」這一切。

就在我十二歲生日過後的幾個星期，我的父母分手了。超人消失了，我內在的所有力量都萎縮了。那一天，我知道母親就要殺我了——如果不是在那個週末，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沒有父親來礙事，什麼也阻止不了她了。雖然多年來，當母親強迫我喝阿摩尼亞時，父親有時只是陰沈地看著，一面喝著他的酒；或者，在我被打得不省人事時，只是聳聳他的肩；但只要他在家裡，我總還是覺得比較安全。但是，在母親把



父親少得可憐的行李扔出後，他便開車離去了，我緊緊地合掌低喃：「……但願他帶我離開這個地獄。阿門。」

那幾乎是兩個月以前的事，而上帝從不曾回應我的祈求。現在，我繼續在漆黑的車庫裡顫抖，心裡明白結局就要到來。我因為無力反抗而哭泣。我太疲倦了。八年來無時無刻的折磨，已經把我的生命力榨乾。我合緊雙掌祈求：在「那個母親」動手的時候，能慈悲的給我一個痛快。

我開始感到暈眩。我愈是拚命禱告，愈覺得自己要昏厥過去。我的膝蓋停止顫抖，陷入關節的手指也鬆開了。在我失去意識之前，我自言自語地說：「上帝……如果你能聽到我的禱告，你能設法帶我走嗎？求求你，帶我走。今天就帶我走。」

聽到樓板發出咿呀的聲音，我立刻打直上身。她刺耳的乾咳聲隨即傳來。我幾乎能看見她因多年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猛抽菸的緣故，咳到彎下身子、把整個肺臟都要咳出來的樣子。老天，我多麼厭惡聽到她的咳嗽聲。

寤寐的狀態迅即退去，一股寒氣逼來。我多渴望永遠沈溺在昏睡中。我愈是清醒，愈是詛咒上帝沒在我熟睡的時候將我帶走。祂從不回應我的祈求。我巴不得已經死去，我沒有精力在這個「家」再多活一天，無法想像要多面對「那個母親」以及她邪惡的



遊戲一天。我崩潰地哭了出來，淚水潛潛地流下。我一向是那樣的堅強，但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母親笨重的步伐將我拉回到悲慘的現實。我把鼻涕和淚水抹掉，我絕不、絕不在她面前表現出一絲絲的脆弱。我深吸一口氣，眼睛瞅著上方，迅速地合掌了一下，然後退回到我的保護殼底下，它將保護我度過另一一天。爲什麼？我嘆了一口氣。如果你是上帝，這麼做的用意何在？我只是……我真想知道爲什麼？爲什麼我還活著？

母親蹣跚地步出臥房。動啊！我腦袋裡的聲音大叫著。快行動啊！在……之前我只有幾秒鐘的時間，我在一個鐘頭前就該開始幹活了。

我站起來，在黑暗中摸索，尋找車庫的電燈開關。我絆到行軍床的床腳，反射性地伸手撐地，以減少衝撞的力道；但我的反應太慢了，一邊的面頰一下就撞到冰冷的水泥地，使我眼冒金星。我用力地拍打地板，多麼希望就這麼昏死過去。我不要再回復意識。

聽著母親的腳步聲往浴室走去，我撐起身來。打開電燈的開關後，我抓起掃帚便往樓梯間衝。如果能在被她逮到之前把樓梯間打掃好，她就不會知道我晚起了。我能贏她的。我微笑著對自己說：快啊！動啊！快行動啊！我似乎喘不過氣了。我的腦子飛快地運作，但我的軀體卻以慢速度反應著。我的雙腳有如千斤般沉重，十指尖是如



此冰冷。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動作如此緩慢，我一向是快如閃電的啊。

我不加思索地伸出左手，以我向來拉著扶梯的方式上樓。我就要贏了，我如此對自己說，我真的要辦到了！我聽到樓上傳來馬桶沖水的聲音，於是加快了步伐，將手臂伸向扶手。我心裡微笑著，我就要擊敗她了。就在電光石火的下一秒，當我的左手抓空時，我的心跳停了一拍，身體開始搖晃了起來。扶手！抓住該死的扶手！儘管我極力要集中注意力，我的手指卻拒絕服從。

霎時，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一道刺眼的白光射進我的眼睛。我的頭好像墜入五里霧中。在白光之中，我感到有人在俯視著我。「……現在什麼時候？」

我搖搖頭，企圖使自己清醒過來。一時之間，我還以為我所注視的是一位要接我上天國的天使。

母親病態的咳嗽聲很快就抹掉我的幻想。「我說：『現在什麼時候？』」聽到她說話的語調，我差一點尿濕褲子。母親的語氣邪惡但輕柔，為的是怕吵醒她的小寶貝們。

「我們看看……你這欠揍的屁股能移動多快……立刻給我動起來！」母親厲聲下



令，啪的一聲彈動手指。在我把掃帚放到樓梯底靠著時，身體不住發抖著。

「噢，不！」母親牽出一絲冷笑。「把你的朋友帶上。」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四下張望著，最後抬起頭來迷惑地看著她。「掃帚，你這個白痴。把掃帚帶著。」

我每走一步，心裡就開始產生出一個防範之道，以應付我沒有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時，母親針對這條罪狀對付我的任何方法。我提醒自己保持警戒。我知道她打算用掃帚當武器，不是攻擊我的胸部，就是我的臉。有時候，只有我們兩人時，母親喜歡用掃帚的尾端直接戳我的膝蓋後面。如果讓她把我帶到廚房，我就死定了；我無法走路去，更不要說是跑步了。但如果能賴在樓梯間，她頂多只能揍我上半身。

到了樓梯頂，我自動採取「聽訓的姿勢」：身體站直，低頭，兩手緊貼身側。沒有母親的批准，我不能動彈分毫，不能眨眼，不能看她，甚至不能呼吸。

「說，我是個笨蛋嗎？」母親靠過來輕聲地說。想到她可能咬掉我的耳朵，我忍不住縮了一下。這是她遊戲的一部分，試探我害不害怕。我不敢抬頭看，也不敢掉過頭。我把腳跟懸空在臺階外面，暗自禱告著母親不會動手推我……今天不會。

「說啊！告訴我。拜託，」母親乞求著，語氣改變了，似乎變得很平靜，不具威脅。我的心緒翻轉著。我不明白，難道母親允許我說話了嗎？她到底要我怎麼做，我完全沒有概念。我被困住了，進退不得。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鞋尖上，我瞪著它看的時



戴夫 的故事

間愈長，身體搖晃得愈明顯。

毫無預警的，一根手指伸過來托起我的下巴，強迫我看著她。她嘴巴的臭氣薰得我胃腸打結。我努力不受她臭味的影響。雖然她不許我在家戴眼鏡，我還是能清楚地看見她發紅腫脹的臉孔。她一度閃亮的頭髮，如今卻油膩膩地貼在臉龐兩側。

「你到底認為我有多笨？清清楚楚地告訴我：我有多笨？」

我畏怯地抬頭回一聲，「夫人？」

我一邊的面頰立時感到一陣火辣。「誰准你開口說話的！還敢往上瞧！」母親嘶聲斥責說。

我猛把頭低下，並同時把受傷的感受掩藏起來。老天，我竟然沒看到她揮手。我是怎麼了？我如此埋怨自己。我向來能在她動手之前看到預兆的。我到底怎麼了？我不明白自己為何變得如此遲緩。該死，戴夫，保持警覺！用用腦子！

「它什麼時候該開始做家務？」母親吼道。「你是怎麼想的？我打賭你認為我很笨是不是！你認為你愛做不做都沒關係！是不是？」母親搖搖頭。「傷害你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你自己可以決定要怎麼做。你清楚你是誰——是什麼東西，你在這個家的作用是什麼。」

「如果它要吃飯，很簡單：它只要照吩咐的事去做就可以了。如果它不想受罰，



那它就不要惹麻煩。它明白規則是什麼。我對你並沒有和別人不同，只是它拒絕遵守規定。」母親停下來深吸一口氣，胸部開始上下起伏。她修理我的時候到了。我知道接下來要幹什麼，只希望她快點動手吧。「至於我呢？」母親再度揚起聲浪。「我本來應該還在睡的，但是不行，我必須在這裡管它。你這個可悲可厭的雜碎！你這個小雜種！你自己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你不是個人，你只是……得照我做的一個東西。你明白了嗎？我說得夠清楚了嗎，或者它需要再教訓一次才能明白？」母親咆哮著。

母親說的每一個字都在我內心回盪著。這麼多年來，相同的話我一遍又一遍地聽著。這麼多年來，我就像她專用的機器人，一個她隨時可開可關的玩具，任憑她隨心所欲的驅使。

我的內心崩潰了，身體開始晃動。我再也承受不了。動手吧！儘管殺了我吧！來啊！忽然間，我的視線清晰了起來，我的內心不再顫抖，憤怒逐漸瀰漫我全身，我不再感到冰冷。我將頭顱由一邊擺到另一邊，落在母親睡袍上的視線，慢慢地往上提，握著掃帚的右手五根手指也漸漸收緊。就在我緩緩吐出一口長氣時，我的眼睛直視著母親。「別來煩我……母狗！」我嘶聲說道。

母親呆住了。我以全副的意志力，直視銀色鏡框下她發紅的雙眼，將我八年來如影隨行般的痛苦和孤單，全部注入她身上。